

玉衣可以保尸体不朽吗

古人认为,玉有保护尸体不朽的神奇功效,因此汉代的帝王死后,手上要戴着玉,要使用玉做的棺材、穿玉做的衣服、枕玉做的枕头,甚至人身上凡是有孔的地方都要用玉塞起来,这种专门用于丧葬的玉器称为殓葬玉器。殓葬玉器真的能够使尸体不朽吗?

玉衣就是用玉片穿缀而成的衣服,汉代的时候称玉衣为“玉柩”(或者称作“玉匣”)。这种葬服只在汉代采用过,可以说不仅是汉代的首创,也是绝唱。

“玉柩”到底是什么样的呢?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,这也成了留在历史上的一个悬案,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有了答案。

1954年,江苏睢宁九女墩一座汉墓出土了300枚玉片,这些玉片大多是长方形的,玉片四角有很规则的穿孔,穿孔中还发现了铜丝的痕迹。由于这座墓很早就被盗掘,墓葬中很多文物都被移动或损坏了,玉片也是七零八落毫无规律可言。

那么这些玉片是作什么用的呢?考古工作者并没有在现场找到线索。后来一位叫李蔚然的学者在历史文献中找到了谜底,原来这些玉片就是汉代皇室贵族死后穿着的殓服——玉衣的一部分。

虽然知道了这些玉片的用途,但怎样将这些玉片编缀成一件殓服呢?考古工作者开始更加细致地从史料和考古资料中寻找蛛丝马迹。这个谜团困扰了人们十几年,直到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发掘中完整玉衣的出土,这个谜团才



传奇故事

耿建军 主编

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中国考古学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许多至今悬而未解的考古谜案,从人类、水稻的起源,到悬棺、汝窑、秘戏以及洛阳铲等,本文详述谜案发生的历史背景、破解的过程,以及部分至今尚未解开的悬疑。许多考古谜案中谜中有谜,案中有案,构成了一个个亦真亦幻、起伏跌宕的离奇故事。

终于解开。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的墓葬,刘胜,汉景帝刘启的庶子,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。

满城汉墓的玉衣很像古代士兵穿的铠甲。刘胜的玉衣长1.88米,由2498块玉片组成,所用金丝重约1100克。窈窕的玉衣比刘胜的玉衣略小,长1.72米,由2160块玉片组成。将玉片连接成玉衣的金属丝线也是最昂贵的,这些丝线多用金银制成。整个玉衣制作工序的繁杂可

想而知,有人估计,一件普通的玉衣需要一名熟练的工人十年的时间才能完成。

那么,汉王朝的龙子龙孙、豪强贵胄们为什么要花费如此大的代价加工和使用玉衣呢?或许与“死即永生”的观念有关。很多人相信,人死之后会到另一个世界中去,并且在那个世界中永远地活着。

近些年来,我国的确也发现了一些汉代的古尸,最有名的当数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女尸,她的遗体至今保存良好,皮肤仍有弹性,关节还可以活动,软骨组织用肉眼就能看清。湖北江陵凤凰山一座西汉墓中也出土了一具完好的男尸;2002年江苏连云港又发现一具保存完好的汉代女尸。然而这些古尸并没有穿着玉衣,显然,尸体能够保存下来与玉衣没有任何关系。

而那些穿着玉衣的人又怎样呢?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、南越王墓、徐州火山刘和墓等保存完好的墓葬中,并没有发现死者的遗体,有的仅剩下少量的骨骼,这种结局或许正是那些穿着玉衣的死者万万没有料到的。

玉衣是厚葬的极致,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。墓葬更是十室九空,能够逃脱被盗掘厄运的寥寥无几。据说西汉诸陵在王莽时期就被盗掘破坏,三国时期魏文帝曹丕曾经说:“丧乱以来,汉氏诸陵无不发掘,至乃烧取玉匣金缕,骸骨并尽,是焚如之刑,岂不重痛哉!”认识到了厚葬的种种弊端,曹丕开始禁止使用玉衣殓葬,汉代兴盛了400多年的玉衣就此销声匿迹了。

西方婚介所中的中国女性

比起华文刊物上寥寥数则洋男人觅东方佳偶,海外华人女性试图寻找洋丈夫者,则颇踊跃。上婚姻登记所觅洋夫的东亚女性中,中国大陆女性占绝大多数,她们征婚的口径都出奇地一致,那就是找个有经济实力的好丈夫,这样自己的身份、生活问题皆能一夜之间改天换地了。欧洲各地婚介所的收费略有不同,一般介于100至200英镑之间,回报是介绍见面一至三位男士。负责的婚介所会对征婚人士把关,要求对方提供身份证明、单身证明或离婚判决书,并要求填写两份表格。一份是自我介绍,上面有职业、身份、教育程度及收入等。另一份是身高、体重、头发及眼睛的颜色,还有性格爱好等栏目。

采访到的几位征洋夫的中国女性简况如下:

李女士,35岁,博士。当她在英国戴着博士帽上台领取学位风光了一下午后,突然醒悟到六年来学校、宿舍两点一线的苦学生生涯,一晃自己的婚姻成了老大难。找中国丈夫谈何容易,年龄相当的男同胞大都已成家立业。即使是单身王老五,一听对方是个35岁的女博士,便头摇得如拨浪鼓。也难怪,海外中国男士在大陆媒体上发个征婚帖子;应征的年轻美女如云。有自知之明的李女士不得不知难而退,在英国六年的经历使她了解到,西洋男人不惧怕大龄女子。再就是,人家更不畏惧高学历女强人,知识女性绝对令西洋男士刮目相看。于是,李女士思前想后打算上婚介所碰碰运气。再说选择一位老外



纪实文学

郭莹 著

山东画报出版社友情推荐

一座中国女性越洋婚恋大观园,一群海外洋太太的生存实况揭秘。作者本人历经十一年洋婚,寻访了数十位越洋太太,全部第一手真实资料,把一个活生生的,浸满了酸甜苦辣、爱恨情仇的异域婚恋真情,袒露于读者面前。

丈夫,还能使自己更加容易地融入英国主流社会。

吴小姐,28岁,硕士。吴小姐一年内曾面试过数份工作皆败给了当地人,因用人单位得特别为她这个老外申请工作签证,此手续十分繁琐,闹不好移民局一纸拒签令下来限期28天内离境。吴小姐投奔婚介所是想尽快与英国人缔结婚约,办下结婚居留外出找工作腰杆便硬气多了。至于吴小姐是否特别对洋男人抱有好感,她表示自己也说不

清楚,只能先顾眼前的燃眉之急了。

胡小姐,27岁,非法移民。三年前持一个月旅游签证赴英伦的胡小姐,至今仍窝在中餐馆里洗碗。上周六午夜,全副武装的移民警察突然破门,两警员看守前门,两警员把守后门,其他警员一拥而上挨着个查身份抓非法移民。场面之惊悚,至今想起来胡小姐仍惊恐地浑身颤抖。那晚胡小姐幸运地因私事早一点换了衣服放工,一出厨房即撞上冲进门的警员,吓得她一脚踩到侍者惊慌失措摔在地上的芝麻团子,当即一个趔趄。老板忙上前扶起她来对移民官诡辩是个顾客,总算平安脱险。

胡小姐一位在美国旧金山唐人街洗碗的同乡大嫂,由华人一间移民公司牵线,与一位美籍华人假结婚。英语一窍不通的大嫂,面对美国移民官员的面试,硬是凭着口中不停地诵出“不熟”一词,换回了绿卡。原来,有高人指点大嫂,移民官常会考查新移民对美国政治、社会情况的了解度,若听见移民官发问千万别傻愣着,他们最可能的问题是当今美国总统是谁?你就应声:“不熟(美国华文报刊将布什总统译成布殊)”。

大嫂一连串“不熟”惹得移民官不耐烦了,眼前这位满头白发一脸沧桑的劳动妇女,来美8年从没少交税,近几年来她算是移民局的常客,屡败屡战。这位“老相识”移民官显然动了恻隐之心,总算高抬贵手让大嫂过了。大洋彼岸同乡大嫂的事迹对于身处英伦的胡小姐,始终是身处的鼓励和鼓舞。整日东躲西藏仅拿微薄黑工低薪的胡小姐,于是将与英国人结婚视为救命的稻草。

把柄

刘芳芳这晚上怎么也睡不着,想孟爱军,也想王琴。孟爱军的嘴,亲在她脸上,有一股淡淡的烟草味,麻麻痒痒的,像触电。她有些懊恼,怎么能让他亲呢?但又有些异样的感觉,是什么说不上来,好像也不全是懊恼,还夹杂了些别的。刘芳芳又想到王琴——这次是真的懊恼了,竟把她给忘了。天晓得她是真的睡着还是假的睡着。这个小姑娘的心眼,比天上的星星还多。

第二天早上,孟爱军依旧到刘芳芳的摊上买大饼油条。刘芳芳看见他,一句话也没说,把大饼油条包好给他,便招呼下一位客人。孟爱军看看她的脸色,开玩笑道:“怎么了,不开心了?”刘芳芳回答:“没有。”看也不看他。

直到下午,刘芳芳才挑了个时机对孟爱军说了——收敛些,提防那个小姑娘。孟爱军笑笑,满不在乎地说:“我们又没怎么样。”刘芳芳急了:“你昨天晚上那个样子,还说什么怎么样?”孟爱军问:“她看见了?”刘芳芳皱着眉头:“我也不晓得,她就算看见了也不会告诉我——我是担心,如果她拿这个来要挟我,怎么办?”

刘芳芳想到这个,背上冷汗就出来了。她回忆这两天王琴的举止,嘴上说不要钱了,可人还留着,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——她真是疏忽了。

刘芳芳越想越怕。她对孟爱军说:“这个小姑娘啊,我实在是吃不消她。谁晓得她什么时候会给你突然来一下子,搞得你措手不及。我吃得她苦头了。十个我也不是她的对手。”

孟爱军嘿嘿地笑:“怕她

都市小说

滕肖澜 著

人民文学杂志友情推荐



搬运工葛大海在下班的途中,撞上电线杆,当场死亡,留下下岗的妻子刘芳芳和正在上学的儿子葛小江。铁道局领导送来了五万元赔偿金。在要好的邻居建议下,刘芳芳向丈夫单位的马副总讨要更多的赔偿金。这时,丈夫生前资助的女孩王琴走进了刘芳芳家,问她讨要学费。一场拉锯战由此展开……

捉奸啊?”刘芳芳骂道:“我都急死了,你还有空跟我开玩笑。”“好了,好了,”孟爱军在她背上拍了拍,“我晓得了,你放心,我不会给你惹麻烦的——我有几个在道上混的朋友,搞定她,怎么样?”“怎么搞定?”“还能怎么搞定——人倒吊起来,不给吃饭不给睡觉,问她还要是嘴硬,就往死里打。”

刘芳芳听得汗毛都竖起来了,“别讲了别讲了,这种话你也讲得出。”

孟爱军一笑:“我晓得你

肯定不忍心——我跟你讲,这小姑娘就是看准了你是个老实人。你要是个厉害角色,她敢这么玩你?”刘芳芳叹了口气。

一连几天,刘芳芳和孟爱军都夹着尾巴做人,见了面也不怎么说话,最多只是打个招呼,客客气气的,生怕给王琴抓了把柄。王琴依然是一不做二不休的模样,既不回去,也不问刘芳芳要钱。一次刘芳芳问她,怎么不回家去。她笑笑,不说话。刘芳芳说:“我晓得你心还不死。”她又是一笑,说:“我在这习惯了,回去不舒服。”刘芳芳听这话实在可笑,忍不住嘲讽她一句:“家里有床有饭不舒服,这里坐楼梯啃面包反而舒服,是吧?”

王琴一点儿也不尴尬,咯咯直笑。

刘芳芳拿她没办法,只好朝她翻白眼。

有几次,孟爱军忍不住又动手动脚,被刘芳芳骂住了。刘芳芳急道:“你这个样子,是不是存心跟我过不去?”孟爱军说:“我怎么会存心和你过不去——这不能怪我,谁让你长得这么勾引人?”刘芳芳皱眉道:“下流氓,不要脸!”孟爱军嘻嘻笑道:“男人全是下流氓。你又不是不晓得。”

他说到这里,眼珠一转,道:“哎,你说那个姓马的家伙,他会是正人君子吗——他在外面就不会有女人?”刘芳芳怔了一愣。

孟爱军嘿地一声,在大腿上重重一拍:“这种男人,十个有九个在外面有花头——你要是抓住他这个把柄,别说十万八万。再多他也给了!”刘芳芳怔怔地朝他看。“对呀!”她一下子激动起来,道:“我怎么没想到呢。”

遭袭

我完全回忆不起这条通往大教堂的路有这么宽,大教堂那庄严的侧墙石头上刻满了各种精细的水印图案。奥里奥在前一天吃中饭的时候解释说,那个神奇的结构是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修建的,那时圣殿骑士正处于鼎盛时期。

神殿里并没有让我失望,甚至让我沉迷。就在这时,我看到了那个男人。他正靠在一根石柱上,假装看着天空中的鸟。他就是那个在飞机场看到,在我酒店里等候,在朗布拉斯集市上看到的男人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我拉拉路易斯的衣角说。

我们穿过广场,朝德尔戈里亚书店走去,这时我已很肯定,他一直都在跟踪我。

德尔戈里亚书店是一个真正古老的书店,一个年轻的小伙子,透过厚厚的近视眼镜观察着我们。“你们想干什么?”他问道。

我伸出手,把戒指给他看。他仔细地盯着,露出惊异的表情,马上转过身匆匆向店铺深处疾走几步,大声嚷道:“安德鲁先生。”

一个瘦瘦的男人出现在我们眼前,我把这个圣殿骑士的徽章伸到安德鲁先生的鼻子跟前。他把我的手拿开到一个合适的距离,戴着眼镜仔细地分辨。然后,他往自己的那个昏暗的窝走回去。我瞥见外面有人透过玻璃窗正朝里面张望。又是那个在飞机场的男人。

“在这里。”那个老头子拿着一沓文件走了出来,放到我手里。我把这一大沓文件交到路易斯手里,敷衍地跟那个别别扭扭的书店老板说了声谢谢,立刻往大门走去,探了半边身子出门,警惕地看看四周,那

悬疑小说

乔治莫里斯 著

辽宁教育出版社友情推荐



克里斯蒂娜是个律师。27岁生日的那一天,她收到了两枚戒指。一枚是她那个有钱的做证交所代理的男朋友送给她的订婚钻戒,另外一枚是有人通过匿名信寄给她的,那是一枚神奇而古老的红宝石戒指。令她难以预料的是,那枚红宝石戒指把她卷入了一场危机四伏的离奇冒险之中……

个可疑的男人却不见踪影。

我们在小巷里穿行,想回停车场。迎面走来两个衣着高档的年轻人,擦肩而过的时候,其中一个靠过来把我一推,抵到一扇关着的木门上,挥舞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。而路易斯也遭遇了相同的情景。

他们想要那沓文件。所有的事情都在那一刻发生了。只见从那两个袭击我们的暴徒身后,不知从哪里冒出那个白头发明人,他挥舞着一把宽刃匕首,从右边一刀插进那个歹徒身体里……

暴徒狼狽逃离,老男人拾起那捆文件交到我手上说:“下次可要多加小心啊。”他的声音很沙哑,死死盯住我的眼睛。

“我不能理解这发生的一切。有人想要抢这沓文件,我们却并不知道他们的意图,但可以推测是跟那巨额的宝藏有关。正在这个时候,那个可怕的男人出现了,他从巴塞罗那一直跟踪我到此,然后又把我们从暴徒手中解救出来。那帮暴徒并不是想要钱财或是什么别的珠宝,他们想要的就是那沓文件。他们一定知道宝藏的事情。”

“但那个男人跟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?”奥里奥插话道:“你怎么看呢,路易斯?”

路易斯摇摇头,不耐烦地说道:“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文件打开啊?”

在这份文件的包装纸上可以艰难地辨认出几个字“阿纳伍”,包裹还是用红色的绳子捆好的,上面盖有若干个红色的印章。突然,我认出了其中有圣殿骑士标志性的十字印章,跟我戒指上的那个宝石的形状一模一样。

“我,阿纳伍,是圣殿骑士兵团的士官。我感到自己气数将尽,已准备好要将自己的灵魂交给上帝,所以我公元1328年1月在博布勒修道院,讲述我一生的事迹:

“因为如果我死了之后,这个秘密也将随我而去。所以我并不是为了要讲述我这一生的功绩,而是请求乔安·阿曼努森在庄严的保密承诺下,为我写下了这段历史……”

突然路易斯停止了他的朗读,目光依然停留在文件上。“这不是真的,”他表情惊恐地说,“中世纪的文章不应该如此容易读懂的啊。你怎么看,奥里奥?”